

スウェーデンの謎

スウェーデンの謎

瑞典之謎 瑞館

[日] 有栖川有栖 著

王延庆 译

02



ありすがわ ありす

スウェーデン館の謎

瑞典館の謎

〔日〕有栖川有栖 著

王延庆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瑞典馆之谜/[日]有栖川有栖著;王延庆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8

(国名系列)

ISBN 978-7-5327-6907-0

I. ①瑞… II. ①有… ②王…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8711号

SUWEEDEN YAKATA NO NAZO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字: 09-2014-264号

lib. shu.edu.cn

瑞典馆之谜

[日]有栖川有栖 著 王延庆 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47,000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907-0/I·4181

定价: 3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45

登场人物

火村英生	临床犯罪学者
有栖川有栖(本人)	推理小说作家
迫水春彦	阳光度假别墅主人
迫水伦代	迫水春彦的妻子
迫水大地	迫水春彦的儿子
乙川隆	童话作家
乙川维罗妮卡	乙川隆的妻子
乙川流音	乙川夫妇死去的儿子
乙川育子	乙川隆的母亲
汉斯·约翰逊	维罗妮卡的父亲
叶山悠介	乙川隆的弟弟
纲木淑美	画家
纲木辉美	画家淑美的妹妹
等等力末臣	建筑公司老板
岛野	福岛县警察局警官
小山内	福岛县警察局刑警

那是个热得令人窒息的一天。

或许很少有人记得八月十三号这个日子。但多数人都记得，那一天烈日当头，火辣辣的太阳把高原大地照射得滚烫。炎热的天气似乎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以致让那些从大都市前来避暑的游客们大失所望。或许也有人记得，那一天暑假刚好过了一半。

那天，一个少年不幸离开了人世。

那少年满头金发，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灿烂的光芒。他双手高举着捕虫网，在大森林里自由地奔跑着。他那可爱的身影，让每一位见到过他的人无不为之感到欣慰。他那小法布尔博士般神奇的目光，同样给所有见到过他的人带来另一番惊奇。偶尔在大森林中与那少年相遇，你会感觉到眼前豁然一亮，仿佛进入一个西方的童话世界。

——可爱的小流音。

——经常会因为不经意而把膝盖碰得鲜血直流的流音。

他总是会对大自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时，他兴奋得让大人们为他捏一把汗，同时又会让那些大人们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童年。这似乎并不足以为奇，因为对于流音来说，与其说知道自己年龄尚小，更为现实的是展现在他眼前的那个崭新的世界。世界仿佛是一个比自己提前来到人世间的小伙伴，又像是刚刚出炉的热腾腾的面包，显得那样的诱人，流音对她充满了好奇。在流音看来，似乎每一天都在出现更多的新奇。

就在前不久，流音才刚满七岁。

他只上了几个月的小学，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第二学期。

要赶快做完暑假作业哟！——流音忠实地遵从着爸爸的嘱咐，图画日记除了天气一栏空白以外，已经满满地填写到了八月三十一号。

我的小天使——妈妈无时无刻不在亲吻着流音的小脸蛋儿。

他是我生命的希望——爸爸如醉如痴地逢人便说。

就是这个流音，七岁时便升入了天堂。如此短暂的生命，为他悲伤的不仅仅是流音的父母，认识流音的所有人都为他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甚至只见过流音一面的人，也好像是自己珍爱的一本书遭到了粗暴的践踏，无不为之感到痛心疾首。

——就在那一天。

盛夏的烈日逐渐失去了耀眼的光芒，万顷湖泊点缀的高原迎来了美丽的晚霞。那天，母亲心中惦记着迟迟不归的孩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父亲则似乎已经察觉到厄运即将降临，不时地发出一种绝望的恐惧。

——那孩子或许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的身边。

这种本不应该说出的话，却在无意当中脱口而出。

夜幕降临，周围一片漆黑。为了寻找尚未归来的孩子，夫妻俩来到了大森林。临时住宿的房客们也都赶来加入到了寻找的行列。邻居们得知消息后叫来了一大群人，并且帮忙通报了警察。人们大声地呼唤着少年的名字，那声音彻夜不停地回荡在大森林之中。

然而遗憾的是……

似乎像是得到了上帝的宠爱，可怜的流音重新回到父母的身边，恰好是在金色的太阳光环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那一时刻。找到了！——两个小姐妹最先发现了流音。他那弱小的身躯漂浮在蓝宝石般明亮的湖面上。她们大声地呼唤着，泪水湿透了衣衫。

人们从湖水中抱起了流音。他紧闭着双眼，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那满头的金发紧紧地贴在他那冰冷的脸蛋上，流音永远地进入梦乡。

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

母亲紧紧地把孩子抱在怀里，披散着长长的金发哭得泣不成声。

父亲则因为自己不祥的预感竟如此神奇般得到了应验，以致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竟是现实。他的眼睛里没有泪水，呆呆地站在一旁，大脑似乎已经陷入麻痹，心里则不住地嘀咕着——今天好像又是一个大热天儿。

我，有栖川有栖站在那湖沼畔，已经是那个事件过去三年半以后的事情。

目 录

闪 回

第一章 「这里是童话作家之馆呀！」 / 1

第二章 「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 52

第三章 「这个谜看来简单却不易解开」 / 102

第四章 「快来，跟叔叔说一说！」 / 144

第五章 「快叫救护车！」 / 181

第六章 「你就是凶手！」 / 213

尾 声 / 237

早饭后，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透过餐厅的窗户眺望着外面的景色。远处，那座在当地的民谣当中被颂为遍地是宝的磐梯山峰，以其鲜明的轮廓巍然屹立在蔚蓝色的空中，显得格外秀丽。从南麓的猪苗代湖^①一侧眺望过去，磐梯山脚下是一片美丽的原野，那里被人们誉为会津富士。然而从北麓的里磐梯望去，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火山爆发时迸发出的能量实在太令人震惊了。从正面看像是富士山一样的高峰，转到背面看却显现出 M 字的形状。似乎不难想象，如果要把山顶消失的部分填充弥合，不知道需要运来多么大一堆熔岩！”

我对着在厨房里洗刷餐具的迫水春彦大声地说道，尽量避免自己的声音被水龙头里流水的冲击声和餐具的撞击声所淹没。

“据说那山顶消失于明治二十一年的火山爆发。传说发生了水蒸气爆炸，原来的小磐梯山被炸得粉碎。当然我并没有亲眼见到，只是从书本里读到过。据说，那天早上发生了地震，随后又

爆发了火焰喷发。当时喷出的滚滚浓烟把天空遮盖得一片漆黑，可是仅仅不过两三个时辰，却又是一片晴空万里，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毕竟那也是像炸弹爆炸一样的火山爆发呀！”主人一边不停地洗刷着餐具，一边认真地回答着。

“大磐梯、赤埴山和栲之峰这三座山峰，就是在那次火山爆发时形成的。而桧原湖、小野川湖、秋元湖等磐梯三湖，以及被称为五色沼的湖沼也是火山爆发的赏赐。”

“原来如此！”我望着远处的磐梯山，不由得发出了感叹。“听说当时有数百人因火山爆发而失去了生命。没有想到这一带壮丽的奇观，竟是那一场自然灾害的产物！”

“正像您所说的那样！”

从紧靠餐厅旁边的休息室里，传来了落地座钟报时的声音。很晚才用过早餐，接着又漫无边际地闲聊了一阵，而时钟却才刚刚指向十点。这一带除了这家旅馆以外再没有第二家餐馆，因此午餐也只好请主人安排妥当，而时间则要大大推迟，否则根本不会有食欲。

“有栖川先生，今天的日程是怎样安排的？我今天闲着没事，自愿为您服务，可以开车给您当向导。”

主人亲切地说道。今天和明天住店客人只有我一个，所以这种特殊的服务似乎并不成问题。

“那太感谢了！可是怎么好意思打扰您，我可以一个人在附近转一转，打算去看一看五色沼，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作为小说创作的舞台，总是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以虚构，所以只要有一个大致的感觉就足够了。”

① 猪苗代湖位于日本福岛县，由地层陷落而成，面积约 103.9 平方公里，略呈卵形。此湖被称为日本第四大湖，犹如天镜把磐梯山的英姿映照在湖面上，因而也被称为“天镜湖”。

“您是说五色沼吗？”

“怎么，那里不方便吗？”

“不，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只是这么深的积雪，恐怕会很吃力。”

正因为如此，我特意随身带来了长筒靴子。

“路上根本看不清道路。积雪没过膝盖，走起路来非常困难。估计会弄得满头大汗，所以我建议您要多带上几条毛巾。”

餐具似乎已经冲洗完毕，厨房里水龙头的流水声也已经消失，迫水春彦打开餐具烘干机的开关，随后便离开了洗碗间慢慢地向我这边走来。他身上那件绣着阳光度假别墅图案的劳动布围裙，与他下巴上的胡须看上去格外般配。之所以说般配，是因为他本人的样子酷似图案里小旅馆的主人，显得多少有些滑稽。尽管他的年龄与我不相上下，但是由于他言谈举止过于稳重，所以似乎让人感觉老成了许多。相比之下，或许在其他人眼里我却反倒显得过于轻浮。

迫水春彦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香烟，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紧不慢地抽了起来。他一言不发，将香烟盒递到了我的面前。我摇了摇头，表示不会吸烟，于是他便把香烟盒重新放回了口袋里。他嘴里叼着一根香烟，弯着腰抬起头望了望窗外的蓝天。

“噢，好不容易放晴了，可就是这天空蓝得让人一阵阵地打冷战。”说着，他拉过来一把椅子，坐在了我的旁边。

“气象预报说傍晚前后又要下雪，不过不会很大。”

“真的吗？”

“噢，有栖川先生特意从大阪来这里采访，大阪那里很少下雪，依我看下点儿雪也无妨。”

“能够欣赏到美丽的雪景，我感到非常幸运。但是已经看到了这么厚的积雪，所以我看这雪最好还是不要再下了。”

无疑，如果只是为了欣赏这一片银色的世界，那么在大阪附

近的郊外也可以看到。而我这次来里磐梯的阳光度假别墅，却是另有其他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收集刚才所提到的磐梯三湖、五色沼、会津若松以及喜多方等地区的街道外景，另一方面就是想体验一下乡村度假别墅的生活。

说起来可能会让人笑话，虽然已经是三十好几，但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度假别墅。要说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只因为没有一位情投意合的女子陪我一起同行。我很想和你一起去别墅度假——如果没有一位女子主动提出这样的请求，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独自一人去那种地方！事情就是这样。当然，说起度假别墅，其内容也各有异同。除了那些为了刻意营造家庭气氛，向客人提供家常薄饼小吃的别墅以外，也有一些适合家庭出行的度假别墅，以及一些装潢别致餐饮考究的面向成年人的别墅。不过，对于原本就对此不感兴趣的人来说，倒也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而我便是其中之一。然而，既然已经选择了以这里为小说创作的舞台，就不得不亲临其境地进行一番实际体验。

“您可以随便使用这里的房间设施，我不会介意您把杀人现场安排在任何地方，也不会介意听别人说这里曾经杀过人的那种不吉利的话。”

昨天，在到达这里的晚饭餐桌上，我向主人说明自己是推理小说作家，并且表示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收集素材。对此，主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答应给予协助。晚饭后，当谈起度假别墅一天工作的艰辛时，主人丝毫没有表示出厌烦，耐心地一一向我做了介绍。

“非常感谢您的协助，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只是，如果客厅里出现血腥的场面，我的妻子会很不高兴。因为她特别喜欢客厅里的那块地毯。”说完，主人一阵开怀大笑，紧接着又一脸认真地说道，“话说回来，我的这间度假别墅真的能够成为小说的舞台吗？我这里空间狭窄，客房又不多，到头

来该不会让您失望吧？”

“不会的。恕我直言，这里作为杀人现场再好不过了。”

于是，对方似乎觉得我是在说客套话，连忙摇着头“哪里，哪里”，并且用挟在手里的香烟头指了指西面窗户的外面。

“如果用来做杀人现场，那座房子不是更好吗？”

迫水先生所说的那座房子，与自己的别墅旅馆相邻，位于阳光度假别墅西侧大约五十米开外的地方。两幢房子中间隔着一片落叶松林。由于被丛林覆盖，所以很难看清楚对面建筑的全貌，隐约感觉似乎是一间小木屋。可说是小木屋，却并非只是普通的乡间农舍，其规模乃至风格堪称豪宅，甚至可以誉为公馆。

“那不是一间度假别墅吧？”

在事先预约这家别墅的房间时，我曾经翻阅过导游手册，确信这附近并不存在第二家别墅旅馆。

“是的，那不是一间别墅旅馆，那是一位姓乙川的人家的住宅。主人叫乙川隆，您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实在说，我的确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或许那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人物，这让我感到了一缕不安。我硬着头皮回答道：“没有听说过。”

“您没听说过吗？原来是这样！同样都是小说作家，可有栖川先生是推理小说作家，不知道乙川先生或许也是理所当然。”

看来是我过于多虑了。不过如果是作家，大致我也有所了解。

“我想来一杯咖啡，有栖川先生是不是也再来一杯？”

“谢谢，那就麻烦您了。可是，那位名叫乙川隆的先生，他都写过什么样的小说？”

主人回到厨房，一面取出两只咖啡杯一面回答道：“他是童话小说的作家，乙川隆先生创作过许多儿童文学作品。”

“噢……”

对这方面可以说我并不十分了解，并且基本上不曾与童话作家有过交流，但也并非一无所知。其实小的时候，我曾经偏爱漫画和专门为儿童创作的科幻推理小说。只是到了二十岁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逆转，我开始爱好上了古今中外的儿童文学。尽管对于现代作家的作品并不十分了解，但是对活跃在一线上的作家的名字也略知一二。

“那位作家很有名气吗？”

我不假思索地问道。就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极度的懊悔。这种问题怎么能够轻易出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推理小说作家之口？如果被乙川先生本人听到了，或许会被人家耻笑——“至少比你更有名气”。

随着一阵咖啡杯与羹匙的碰撞声，迫水先生两只手端着两杯咖啡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我们两个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继续聊着。

“听说两年前还拿到了什么儿童文学奖。”

果然不出所料。

“这里的报纸曾经做了大量的报道。我家里也有几本乙川先生写的书，那是我儿子刚刚开始学走路时人家送给我们的。我儿子现在上小学一年级，看来他能够读懂这些书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如此看来，乙川先生所写的是面对小学中高年级的童话作品。

“那些书大人读起来也很有意思。如果您感兴趣，全都放在客厅的书架上，闲着没事的时候您可以随便看。”

“噢，那太好了——这么说，隔壁的那座房子就是乙川先生的家了？”

“是的，人们把那座房子称为童话作家之馆。”

我再一次眺望着远处隔壁的人家。如果说那是间旅馆，或者

是公共设施倒也不足为奇。但以私人住宅而言，却是有些令人叹为观止。当然，儿童文学领域偶尔也会冒出一些畅销书籍，但是多数情况也不会因此而发迹，以至盖得起如此豪宅。我不得开始对乙川隆这位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乙川先生有多大岁数？”

“嗯，大概不到四十岁吧。胖墩墩的，是个彪形大汉。我老婆私下里形容他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汉普蒂·邓普蒂。”

汉普蒂·邓普蒂应当是《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的人物，但是也没有必要特意地去纠正。相反，当听到乙川隆先生是位彪形大汉时，不免令我感到有些惊奇。

“乙川先生……他是位男士吗？”

“嗯，是呀！是不是我说了些什么，让有栖川先生产生了误会？”

不，不会。或许是我过于多虑，脑子里胡思乱想，这种事情常有发生。按照我的想象，乙川似乎应当是一位举止文雅、身材苗条的女子。年龄大约在二十岁出头，最多不过三十几岁。我没有任何依据，单凭自己的想象。一听说是童话作家，脑子里便联想到女人的形象，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不，也许是因为“隆”这个名字显得有些中性，再加上乙川这个姓让人联想到涉世未深的淑女。或许……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哈哈，好像让您感到很失望吧！我说得对不对？”

“是呀。”无奈，我只得跟着笑了笑。

“我非常了解您的心情，因为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我曾经期待着，满以为是一位动人的女子前来投宿。我是说，当我听到老婆说‘有一位名叫爱丽丝（即有栖川的谐音——译注）的客人预订了房间’的时候。”

这更让我感到哭笑不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乙川隆是位先生。他将近四十岁左右，是个肥胖的大汉。

不过……”迫水先生兴奋得眯缝起了眼睛，“乙川先生的夫人或许更像有栖川先生想象的那样，噢，是幻想的那样，她的年龄比丈夫小六岁，是一位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子。”

迫水先生说到“非常”时，表情难堪地叹了一口气。本来应当描绘得更加恰如其分，就像童话小说当中所描述的一样，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这样才会显得更加有情趣。

“对啦，如果您不介意，可以到乙川先生的家里去坐一坐，那样或许更能够激发起您的创作灵感，从而将杀人事件的舞台设置在他家的豪宅里，而且还可以顺便拜见一下乙川先生那美丽的夫人。”

的确，每当我在电视当中看到那些豪宅，或者第一次来到一个小镇，见到那些漂亮的宅院时，总会幻想着以那里为背景撰写一部具有范·达因风格的描写杀人事件的长篇小说。说起豪宅，立刻就会让人联想到连环杀人事件，那就好比是巴甫洛夫的爱犬。尽管我对美丽的夫人并不感兴趣——但首先还是应当确认一下她到底有多么美貌——然而在此之前，我却早已被那座建筑物所吸引。

“可是，总不能上来就冒冒失失地说‘对不起，我是推理小说作家，想借用一下您的房子，把这里当成小说的杀人现场’吧！”

“您在说些什么？”迫水满不在乎地说道。

“我们是这里唯一的两家邻居，几乎每天都会互相来往。特别是到了二月中旬这个季节，因为业务闲暇，所以经常会互相邀请对方到家中喝茶谈天。如果方便的话，您下午就可以跟我一起去他家串个门儿。”

“真的不会打扰人家吗？”

“不会的！经常有一些年纪轻轻的女房客，隔着窗户向隔壁张望，有时还叽叽喳喳地嚷嚷着，‘对面的那户人家房子好漂亮

呀！里面住的到底是什么人？’偶尔地，我也带她们到对面家里去坐一坐。乙川先生是一位非常好客的人，不论谁去他都会热情欢迎。”

如果真是这样，倒也不妨去看一看。

“我们一起去，我们去了夫人一定会端上咖啡来。说起咖啡，那家夫人泡的咖啡可是别有一番清香！”

背后传来了一阵咳嗽的声音。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只见迫水夫人抱着胳膊，身体倚靠在敞开的门扉旁边。

“噢，倒是经常听到你夸奖别人家的太太呀！”

“你……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丈夫回答道。

“你说我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好像我是在偷偷摸摸。你如此热心地拉着有栖川先生去隔壁邻居家，莫非是你自己想去吧？”

迫水夫人之所以这样说，倒也不是真的在生丈夫的气，而是想看着丈夫惊慌的样子拿他取笑。只见迫水夫人心里暗自得意地笑了笑。听人介绍说，伦代夫人比迫水先生年长一岁，看上去仪表威严，手臂上的肌肉显得格外健壮。

“可是，维罗妮卡夫人还经常说我泡的咖啡好喝呢！”

“维罗妮卡夫人？”

那突然冒出来的外国人的名字，让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惊讶。伦代夫人则点了点头，“是的。”

“噢，我先生还没有向您介绍吗？乙川先生的夫人名字叫维罗妮卡，她是瑞典人。”

“噢……”

至此，在我的脑海当中逐渐形成的乙川夫人那热情好客、性格开朗的形象——温文尔雅、体态轻盈，当然是一水儿的黑眼睛黑头发——却在骤然之间彻底崩溃。

“维罗妮卡夫人已经取得了日本国籍，所以你不能说她是瑞典人。”